

蓑衣

□孙同林

蓑衣是古时候的雨衣。从多方面考证显示，蓑衣是目前保存下来的一种最古老、最原始的服装。即旧石器时代的“皮苇服装”的进化产物，在史前没有文字记载的社会就已经存在。这种草制服装，由于是有机物，在很短的时期就会腐烂，原始的服装基本上无法保存，没有留下踪迹。所以，几千年传承下来的棕草制成的蓑衣是原始服装的活化石。《诗经·小雅·无羊》诗曰：“尔牧来思，何蓑何笠”。何，即荷，带的意思。《说文》注解：“蓑所以备雨，笠所以御暑”。就是说，蓑衣可以防雨，斗笠可以避暑。蓑衣在后来二千年中成为防雨防晒的主要工具。

历代文人雅士曾为蓑衣留下不少诗篇。唐代诗人张志和曾有“青箬笠，绿蓑衣，斜风细雨不须归”的诗句，意境很美，柳宗元的“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”，给人的感觉有点孤傲。宋代苏轼的一阕《定风波》，让我们将蓑衣与飘逸的隐士、浪迹天涯的游子联系在一起。“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。”蓑衣一披，笑傲江湖，豪迈与洒脱之情溢于言表。唐诗中写蓑笠的不胜枚举，雨伞却难得一见，可见唐代以前人们雨天出行还没有使用雨伞，只是披挂蓑衣。到了宋代，伞与蓑衣平分秋色。仔细思量，蓑衣虽然重但能保暖，雨伞虽然美却限制了行速。难怪蓑衣自古到今从未间断，直至塑料雨衣的出现。

当年，民间流传着关于蓑衣的传说，说当年宋高宗赵构被金兵追赶，走投无路情况下，穿上一件农人的蓑衣，装成放牛人，侥幸躲过金兵的追捕；明太祖朱元璋小时候放牛曾与蓑衣相依相伴。赵构和朱元璋两人后来当上皇帝，皇帝贵为天子，是人间至高无上的神，他们当年曾经用过的物品也就具有神奇的法力。因此，蓑衣不仅是一种防雨农具，在我国部分地区还是农民心中的神具。南方地区有很多人人家，将蓑衣挂在墙上，用以驱邪避害。盖新房“上梁”的时候，用蓑衣包裹正厅中间的“正梁”，喻示着家族兴旺、无祸无灾。此种情形，蓑衣则成为一种仪式，寄托着农人心中美好的愿望。它所象征的春耕、清新、田园抑或是怀旧、归隐、宁静，自古至今都凸显着我们热爱生活、崇尚淳朴自然的民族文化特色。

古代的蓑衣跟后来的蓑衣是否是一样的，不得而知。

我小的时候是穿过蓑衣的。

磕头的妇人

□文彦

急救室大门紧闭，花白了头的妇人跪在门边，一直磕头。她左脚上有鞋，右脚光着，但她毫不在意，虔诚而专注。半个小时，人们起初还围着看，渐渐便散了。门开了，是护士，端着治疗盘。经过时，妇人拽住人家衣角，仰着头乞求。护士摇摇头，待她松手，离开了。她继续匍匐下身子，一遍又一遍。

她从前信不信佛，不知。但此时她信，信得全心全意。门又开了，这次未合上，医生护士们陆续出来，戴着口罩，看不清面目，但肩头耷拉着，是运动后的疲惫，是考完试后的松弛。他们绕开妇人，各走各的道路。

后面缓缓跟出一对年轻男女，男人表情凝重，女人双手捂嘴，肩膀耸动。他们到妇人跟前，

我穿的蓑衣不似一些景区常见到的那种棕榈皮蓑衣，而是茅草的，蓑衣的外面是长长的茅草。史料记载，制作蓑衣的草是一种蓑衣草，学名莎草，俗称三棱草，又叫包袱草，草秆细长、中空、无叶、无节、三棱形，人们用镰刀从根部割起晒干，就可以做蓑衣了。苏中乡下制作蓑衣用的是一种叫芒棵的草，比茅草叶长、阔。芒棵草与蓑衣草是不是同一种草未考证过。编结蓑衣一般不用麻绳，因为蓑衣是用作避雨的，要跟雨水打交道，麻绳不经腐，所以选用棕绳作经线编结。为了便于下水，蓑衣朝外一面的蓑衣草叶尖一顺向下，里面则编结得光溜溜的，厚厚的，穿在身上有保暖功能，特别是在充满寒意的梅雨天里，蓑衣同时起到遮雨和保暖作用。

蓑衣的造型有点像披风，前短后长，也有点像音乐会上指挥家穿的燕尾服，穿在身上有绅士之风。新制的蓑衣草叶自然悬垂，美观大方，新蓑衣的色彩呈墨绿色，穿在身上给人以沉稳、朴素、含蓄的感觉，与农民的气质很吻合，也与乡野的色彩很协调，特别适合于男子汉。男人们穿上蓑衣，只要将领口绳子系紧，风刮不起来，雨透不进去，不仅是雨天最理想的遮身衣物，还可以作为休息时的铺垫。不过，蓑衣不太适合孩子或小女子，蓑衣既长且重，他（她）们披在身上会觉得累赘。

蓑衣能让农民不误农时，尤其是在初夏时节的插秧之际，连绵的梅雨天气里，这时农人下地靠的就是斗笠蓑衣，弯腰插秧时处在张开的蓑衣下，好似母鸡的宽大翅膀护住小鸡，保证了他们能“斜风细雨不须归”。

想想当年穿蓑衣，难免有负疚感，全然没有古人的那份浪漫。总觉得蓑衣穿身上又重又放不开手脚。事实上，这也不仅仅是我一个人的感受，曾听一些老人谈起蓑衣，也是感叹不已。那时候的雨天好像特别多，几乎天天都要披着蓑衣出门，一件蓑衣七八斤重，淋湿了就更重。最苦的是盛夏时节，气温高，做农活时劳动量又大，浑身发烘，厚厚的蓑衣长时间捂在身上，捂出一身痱子来，直到捂得皮肤都溃烂了。

蓑衣在农家的地位仅次于耕牛和犁耙。上世纪50年代以来，耕牛和犁耙都收归集体了，唯有这蓑衣，还忠心耿耿地跟着老主人，不离不弃，成为一代代农人割舍不下的记忆。时至今日，蓑衣终于渐渐远去。烟雨蒙蒙中，农夫头戴斗笠身披蓑衣，赶牛扶犁翻地、弯腰插秧……这种在乡村随处可见的情景，现在只能到电影或电视剧里寻找了。

男人蹲下，欲扶起妇人，妇人却咆哮一声，“不可能！”推开他，更加激烈磕头，头撞着地面，铮铮作响。

年轻男女带着泪，一人搀住妇人一个胳膊，却又被她甩开，她甚至用拳头去揍打他们，将他们视为仇敌，带着满腔满肺的恨。他们承受着，不反抗不躲闪。她终于力量耗尽，如秋日落叶，再无挣扎的勇气，哀号着，瘫软在地。

工人推着一辆移动床出来，洁白的被单，被单下一片宁静。妇人如母豹，急红了眼，自地面跃起，扑向床，抱着、搂着，同死神争夺着。

呼啸声中，救护车又来了。医生护士急急追出去，急急迎着担架回，后面是呼天抢地的家属。此时妇人由年轻男女搀着，随着移动床，深一脚浅一脚，消失在走廊尽头。

芬芳
一叶



离家万里，“粽”有亲缘

□明前茶

高姐侨居加拿大已有18年之久，为了儿子的教育，她痛下决心，在38岁那年远渡重洋、重读硕士。她与先生年过40才重找工作、白手起家，其中艰辛，真的难以言表。这几年，高姐从事中加贸易，做得风生水起，可有一样，年岁渐长，她越来越怀念家乡，怀念太平洋这边的亲朋，不仅每年都要回无锡探亲，哪怕身在加拿大，中国人热爱的节日，她一样不落地都要庆祝。而老家的亲友，人托人，也把来加拿大读书的孩子托付给她关照。高姐的儿子已经成家立业，她的一腔母爱，逐渐给了这些后辈学生，拿他们当自家小孩看待。

鉴于当年自己也当过穷学生，她特别能理解“每逢佳节倍思亲”的感受，因此，临近节日，她都会花大功夫准备如小山般的节庆食品，与这些中国留学生分享。今年，加拿大疫情严重，大家都自觉保持社交距离，自农历新年以来，高姐家已许久没人上门做客。

高姐丈夫的意思，今年就夫妻俩过端午节，何必劳师动众再去湖湾里采芦苇叶、包粽子？高姐却说：“当然要包粽子！没能回国的孩子们差不多有三个月没有出门了，这

个时候，能吃到家乡的红豆粽、豌豆粽、咸蛋黄肉粽，是多大的安慰。包好了粽子，咱俩开着车，一袋袋给他们送过去。搞个无接触递送，包上两层干净的袋子，就放在学生公寓的门廊上。打电话，远远看着孩子出来拿了就行。”

两口子立刻把家中最厚的围裙袖套都拿了出来，一同开车去湖边，换上高筒胶靴，“打粽叶”去。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，要一直走到湖水没膝的芦苇荡深处，凭着一股子巧劲，把又肥又宽的芦苇叶“打”下来，注意，不是“折”，不是“拗”，而是像亲昵地拍一下小孩子的头，将芦苇叶从茎干处打下来，这样，被太阳晒得发脆的叶子，才经得起弯折，不破不裂。一株芦苇，符合包粽子要求的叶子只有三四片。一天下来，头被晒得发晕，若是不戴袖套，满手臂都将是芦苇叶刮出的划痕。

芦苇叶带回来，要清洗，要浸泡。同时，要准备包粽子的馅料。3月初，疫情还不是很严重的时候，高姐就提前从中国超市买回了糯米、紫米、红豆等原材料，加拿大有的是速冻豌豆、冷鲜猪肉，这倒不用担心。但高姐一直买不到真空包装

竹韵

顾美美

玉兰
一瓣

的咸鸭蛋。仅有的咸鸭蛋早就被宅家隔离的亚裔移民抢购一空，连鸡蛋货架上存货也快售罄。高姐只好买了8打鸡蛋，清洗干净，按照视频上的办法，现学腌蛋。洗净晾干的鸡蛋，放入高度白酒里，裹上一层酒液，杀菌去腥，再滚上一层亮晶晶的海盐，封在玻璃坛子里。她很聪明，咸鸡蛋的蛋黄同样沙沙出油，像流星的太阳一样。

如此，在极为艰难的情况下，依靠自力更生，高姐包起一百多个粽子，有甜、有咸，架起火来，每批粽子煮4个钟头。高姐利用生意停滞的这段时间，自己编织五彩线网，挑选形态娟秀的咸鸡蛋，给留学生们每人编了一个祈福的鸡蛋网兜。她和先生给每个孩子手写了祝福卡片，上面多半是几句隽永的古诗词，例如“五月五日午，赠我一枝艾。故人不可见，新知万里外。”“五色新丝缠角粽，菖蒲酒美清尊共。”“门前艾蒲青翠，天淡纸鸢舞。粽叶香飘十里，对酒携樽俎。”高姐在卡片上叮嘱说：

“吃粽子的时候，孩子，一定要录一段小视频，安慰下你在中国牵肠挂肚的父母。”

心窗
片羽

简单晚餐后，和老公去地摊儿一条街看看。短短两百米地摊街，竟有超过过年的人间烟火味儿。吃穿玩用，应有尽有，男女老少，尽数出动，简直有“小庙会”的阵势，想用“摩肩接踵”这个词来形容这样的盛况，能用上这个词儿的概率实在太低了。就我细细揣摩，这些摆摊的主儿，有大学生体验生活，有想做点小本生意小赚一笔，有为店面扩大影响招揽新客户的，有倾销囤货的。看到睿姐的地摊，像她这样付心血用真情地做地摊生意，像她这样为了生活独自打拼的，极少。

走着走着，挤着挤着，和老公走散了，不用担心，他肯定会在某处等我。果然，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，他正在前面不远，陪着脚尖回头望我。

走很远了，离老远了，睿姐话音犹在：其实，摆地摊儿的时候有很多认识我的老面孔，我自己并没有感到摆地摊儿是件不体面的事情，我会告诉所有人：我就是从来没有认过怵的那个人。

远远的街灯明着，那美丽的街市，陈列着无数美好的物品，那些闲游的人儿，每个都刻印烟火人间的故事。

烟火人间

□桑云梅

入梅两天滴雨未至，第三日下午，雷声滚滚而来，瓢泼大雨终于报到。担心摆地摊的睿姐，去看她朋友圈，果然暴雨中唯有她一人坚守着，把货搬到避雨处，她穿一次性雨衣在大树荫下等待大雨过去，而先前来摆摊的早就消失不见影子了。直到七点，暴雨转淅沥而止，睿姐又出现在地摊一条街上。

睿姐经历过我们这些平常人难以想象的坎坷，情感崎岖、生意起落、外债难偿。睿姐说：我从来没有对生活认过怵。

睿姐在桃林里摘桃，她身材丰腴，行动不灵，脚下一滑跌到排水沟里浑身湿透，回家换身衣服继续来摘。睿姐就一辆小电瓶车将桃儿运输，几十斤桃儿运到地摊得来回几趟。从桃子到其他货物，还有货架，睿姐以无边智慧将她的小电瓶车利用到最大化。在绝对服气睿姐拥有运输才能的同时，也要瞧见她的时逢窘境——电力不够，将睿姐生生练成了女汉子，她就用推的，将车推到家里，推到地摊。摆了一周多地摊，最后一个撤的肯定只是睿姐，撤回家后，她还要给顾客送货上门。凌晨了，才吃上前一天的晚饭是常态，几口茶泡饭或一碗泡面便是一

医院
物语